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
第一回 花果山心源流後派 水瀛洞小聖悟前因

歌曰： 我有一軀佛，世人皆不識，
不塑亦不裝，不雕亦不刻，
無一滴灰泥，無一點彩色，
人畫畫不成，賊偷偷不得。
體相本自然，清靜非拂拭，
雖然是一軀，分身千百億。

詩曰：

混沌既分天地立，陰陽遞禪成呼吸。
識知未剖大道生，文字忽傳鬼神泣。
五行並用多戰爭，三教同堂有出入。
好求真解真經，人天大厄一時釋。

所聞元會運世，中天開於子，地關於丑，人生於寅，其蘊既已悉之前書矣，茲不再贅。若夫乾坤既立，萬物既生，則天地之精華，陰陽之靈秀，自養成心源一派，而生人生物於以不窮矣。真是：

未了先天又後天，東生西沒逝長川。
誰人不具真元性，幾個如來幾個仙。

話說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天產石猴孫悟空，自保唐僧西天取經成佛之後，已高登極樂世界，無影無形的去逍遙自在，將這花果山生身之地，遂棄為敝屣而不居矣。不知人心雖有棄取，而天地陰陽卻無興廢。這座山又閱歷過許多歲月，依舊清峰挺黛、綠岳參天，原是個仙寰福地；水瀛洞裡那些遺下的猿猴，生子生孫，成群逐隊，何止萬萬千，整日在山前尋花覓果的玩耍。一日忽見正當中山頂上，霞光萬道，瑞靄千條，結成奇彩。眾猴見了，俱驚驚喜喜，以為怪異，你來我去的爭看，如此者七七四九日。

這日，正是冬至子之半，一陽初復之時，忽然聞得空中一聲響亮，就象雷鳴一般。嚇得眾猴子東躲西藏，躲了一會不見動靜，又漸漸伸頭縮腦出來張望。只見山頂上的霞光瑞靄，被兩道金光盡皆沖散。內中有幾個膽大的猴子，忍不住，竟爬到山頂上去觀看，看見正當中那塊大仙石中間，裂了一縫，縫中迸出一個石卵來。那石卵隨風向日轉個不休。轉夠多時，忽又一聲響，迸作兩半，內中迸出一個石猴來，五官俱備，四肢皆全，不知不覺早已會行會走，那兩道金光卻是他目中閃出來的。眾猴看了，又驚又喜道：「怎麼？一塊死石頭，又無氣無血，卻會長出一個活猴子來！大奇大奇！」遂將那小石猴牽牽引引領下山來，在亂草坡前將松花細果與他飲食，早有幾個好事的猴子跳入洞中，將此奇事報之通臂仙。你道這通臂仙卻是何人？原來當初只是一個通臂猿。因他靈性乖覺，時常在孫大聖面前獻些計策，效些殷勤，故孫大聖寵用他。大鬧天宮時，偷來的御酒仙桃盡他受用，故得長生不死。自孫大聖成佛去後，洞中惟他獨尊，又知些古往今來的事，故眾猴以仙稱之。這通臂仙自得了道，便不好動，只好靜，每日但坐在洞中調養。這日聞知其事，因大驚喜道：「這果奇了！當時成佛的老大聖，原是天生地育，借石成胎，但此事淵源已遠，如何又流出嫡派？待我去看來。」遂走出洞到山前，只見一群猿猴圍著一個小石猴，在那裡嬉笑。你看那小石猴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形分火嘴之靈，體奪水參之秀。金其睛而火其眼，原為有種之胚胎，尖其嘴而縮其腮，不是無根之骨血。稟靈臺方寸之精華，受斜月三星之長養。雖裸露皮毛，而行止呈一派天機；倘沐襲衣冠，必舉動備分人相。墮落去為妖為鬼，修到時成佛成仙。

通臂仙將那小石猴細細看了一會，見他跳來躍去，純是靈性天機，不勝歡喜：這花果山水瀛洞又有主了。因吩咐眾猴道：「他此時雖不知不識，然靈光內蘊，有些根器，可任他率性而行，以擴充大道；若恃傷本來，參入人欲，便攪亂乾坤難於收拾了。」眾猴聽說，似信不信，皆歡歡喜喜聽他頑耍。故這小石猴得以自由自在，獨往獨來，在山中長養。每日間不是尋花，便是覓果，也無憂愁煩惱，也不知春夏秋冬。

真是時光迅速，倏忽之間，不覺過了幾年頭，他的知識漸開，精神強壯，使思量要吃好東西，要佔好地方。遇了個晴明天氣，滿山頑耍，便不勝歡喜；逢著個大風苦雨，躲在洞中，便無限愁煩；偶然被同類欺侮，便要爭強賭勝；倘然間受了些虧苦，便也知感嘆悲傷。這正是：

物有七情，喜怒哀樂。
觸之自生，不假雕鑿。

忽然一日，一個同類的老猴子死了，小石猴看見，不禁悲慟。因問眾猴道：「他昨日還與我們同飲食行走，今日為何便漠然無知，動彈不得了？」眾猴道：「他過的歲月多，年紀大，精血枯，故此就死了。」小石猴道：「這等說，我們大家過些時也都要死了，豈不枉了一世？」眾猴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何消說得。」小石猴從此以後便慘然不樂，每每問眾猴道：「我們可有個不死的法兒？」眾猴道：「若要不死，除非是修成了仙道，便可長生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既修仙可以不死，何故不去修仙？」眾猴笑道：「『修仙』二字，豈是容易講的？」小石猴道：「何故講不得！」眾猴道：「修仙要生來有修仙之根器，又要命裡帶得修仙之福分，又要求遇仙師，又要講明仙道，不知有許多難哩！若是容易修時，人人皆神仙矣。」小石猴聽了，雖不再言語，心下卻存了一個修仙的念頭。便暗暗的訪問。

忽一日，風雨滿天，到不得山上去游樂，但蹲在洞中打瞌睡。蹲到午間，忽聞得後洞中有吟詠聲。那小石猴真是心靈性巧，便悄悄走了去竊聽。只聽得吟詠道：

頭頂乾兮腳踏坤，萬千秋又萬千春。
自餐御酒仙桃味，留得長生不老身。

小石猴細聽，卻是通臂仙睡在石床上長吟見志。因心下暗想道：「人既叫他做通臂仙，定然有些仙意，況吟詠之詞頗有仙機。我思量遍處去求仙，誰知轉有個神仙在自家屋裡。」又不敢輕易驚動他，便悄悄的走了出來。挨到天晴，往各山上去採了許多奇異花果，堆了一盤，雙手捧到後洞來獻與通臂仙。因跪下說道：「愚孫奉敬老祖。」那通臂仙見是小石猴，滿心歡喜。因說道：「原來是你！你一向任性頑皮，今日為何曉得尋源頭，認宗派？」小石猴道：「頑皮也要頑皮，結果也須結果，伏乞老祖垂慈。」通臂仙連連點頭道：「我原看你有些根器，今果然發此超群之想，但我自我，你自你，你來求我卻也無益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我聞得神仙往往傳道，佛菩薩要度盡眾生，怎說個無益？」通臂仙道：「是你也不知道，凡做神仙也有幾等。有一等最上的：悟徹菩提，靈通造化，道法參天並地，就是玉帝也不敢以勢位加他，我佛也不敢以神通壓他，此等之仙方可度人度世；其次一等：修成金石，呼吸五行，朝游北海，暮宿蒼梧，內可超凡入聖，外可點鐵成金，此等之仙方有道可傳，有教可設；象我輩下一等的神仙，不過竊藥偷桃，保全性命，養山中草木之年而已，哪裡有妙丹秘旨白日飛升的手段可以傳人？所以說個求我無益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據老祖雖說是下等神仙，然竊藥偷桃也要有些手段。」通臂仙道：「就是竊藥偷桃也有幾等。若說是扳倒老君的爐灶，摘殘王母的靈苗，這便要通天徹地，換斗移星；若我輩啖窳之餘桃，舔雞犬之剩藥，不過僥天之幸，碌碌因人成事，要什麼手段？」小石猴道：「老祖怎麼說這些沒志氣的話？天地間只怕沒有修仙的徑路，便沒奈何了。若是老君果然有藥，王母果然有桃，不怕沒本事偷他些吃吃。」通臂仙嘻嘻笑道：「當時取經成佛的老大聖原說，天地精靈不竭，遲幾百年自有異人續我靈根一派；今日你有這樣大志，足見老

大聖之言不謬矣。」小石猴道：「請問老祖，當時取經成佛的老大聖，卻是何人？」通臂仙道：「這話說起來甚長，也不是一時輕易說的。你且去把那頑皮消盡，野性收回，然後好對你細說。」那小石猴聽了，歡歡喜喜的答應道：「老祖說得是。」遂走了出來，依舊到各山去頑耍；雖然頑耍，卻心懷大道，看那月來日往，未免驚心，花落鳥鳴，不禁動念。真是：

野馬未嘗無轡，心猿亦有定時。
既是有天有地，難言何慮何思。

小石猴終日思想修仙消息，又怕性急纏惱了通臂仙，只得按納定氣兒忍耐。

這一日，見天氣清明，風和日暖，花果滿山，紅紅綠綠，景致甚是可愛。他忍不住又到後洞來跪著通臂仙說道：「今日前山風日甚美，敢請老祖遊賞片時何如？」通臂仙見了大笑道：「好個有心的猴子，我去我去。」遂毫不作難，帶了小石猴一徑走出洞來，竟到正當中山頂上一塊石上坐下；小石猴又攀枝繞樹，摘了許多鮮果來供獻。通臂仙吃了幾個果子，因開口道：「你可知道，你這身子從何處來的？」小石猴答道：「愚孫生來愚蠢，久昧前因，也不知身從何處來，只時常聽眾弟兄說，我就是這塊石頭裡進出來，我不信。這一塊頑石頭，又無父精母血，我如何在內裡安身立命？要求老祖慈悲指示。」通臂仙道：「此乃因緣大事，你既有心，我也不能閉口不言了。天地有四大部洲：東曰東勝神洲；西曰西牛賀洲；南曰南瞻部洲；北曰北俱蘆洲。我們這地界乃是東勝神洲，我們這國叫做傲來國；我們這座山叫做花果山。這花果山乃西洲之祖脈，三島之來龍，自清濁開時而立，鴻濛判後而成。這一塊仙石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故高三丈六尺五寸，按政歷二四氣，故圍圓二丈四尺；按九宮，故有九竅；按八卦，故有八孔。內蘊天地之靈秀，外受日月之精華，故能毓成仙胎，產出靈種。」小石猴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不信石胎有許多妙處，莫非老祖哄我！」通臂仙道：「不是哄你，只因過取經成佛的老大聖，原也是這塊仙石裡出身，我因此知道。」

小石猴欣欣問道：「原來這塊石頭已曾先產過一個老大聖來。敢問老祖，那老大聖初時怎生修道？後來怎生成佛？萬望指示孫兒知道。」通臂仙道：「那老大聖初生時，也似你一般一個小猴兒，只因他心靈性巧，有本事窮源溯流，尋了這一個水瀦洞與眾族眷安身，故眾猴即奉他為主。他在這山中朝歡暮樂，十分快活。只因他根器不凡，忽一日想到無常，迅速發一個大憤，去四海求仙。求了三二年，不知在哪裡遇了真師，修成大道，便會騰雲駕霧，一個筋斗直去萬八千里遠；又學成七十二段變化，雄霸此山，四境的妖魔盡皆拱伏；又走到水晶宮，問龍王討了盔甲兵器；又打入森羅殿內，將猿猴眷屬盡皆除名。因此驚動了玉皇大帝，遣萬天兵圍繞此山，要擒拿老大聖，被老大聖手持一條鐵棒，將萬天兵打得東逃西竄，奔走回天。」說到此處，喜得個小石猴抓耳揉腮道：「好本事，好本事！快活，快活！老大聖似這般英雄，後來卻為何又肯做和尚去取經？」通臂仙道：「老大聖自打退了天兵，玉皇大帝無法奈何，只得遣太白金星來招安。初一次封為弼馬溫，他嫌官小，反下天宮；後一次封做齊天大聖，方纔意足，卻又不安其位，偷吃蟠桃御酒，攪亂王母娘娘的勝會，又帶了許多蟠桃御酒到洞中來受享。我因蒙老大聖歡喜，與我許多吃，故此至今不死。後來玉帝聞知大怒，調二郎小聖帶領梅山七弟兄，布天羅地網來捉拿，玉皇御駕親至南天門觀戰。老大聖倚著鐵棒威風，殺得天昏地慘，日月無光。他卻全然不怕。不料，暗暗的被李老君拋下個金剛琢來，將老大聖打了一跌，方被二郎小聖捉住。攔到斬妖臺下，刀砍斧剝俱不能死，雷打火燒亦不能傷；李老君帶到八卦爐中鍛煉了七七四十九日，啟爐之時又被他走了。玉皇無法，只得求請我佛如來，將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五行山，把老大聖壓住。一壓直壓了五百年，老大聖方纔悔消惡業，重立善根；又感得觀音菩薩勸化，做了旃檀功德佛的徒弟，往西天求取真經。一路上降妖伏怪，建立了萬千功行，方纔成了正果，證了金身，做個鬥戰勝佛，如今在西方極樂世界好不逍遙自在。此雖是老大聖法力洪深，卻也賴花果山這塊仙石鍾毓之靈。不期這仙石的精靈不盡，今日又生出你來，你就是老大聖的嫡派了。」

小石猴道：「此山精靈，當時已被老大聖發泄盡了，今日孫兒再出，亦是贅疣，恐不靈了。」通臂仙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天有後先，道無不繼。老大聖得了先天靈氣，故生於千百年之前；你今得了後天靈氣，故生於千百年之下。」小石猴聽了，滿心快活道：「據老祖說來，我既是老大聖嫡派子孫，老大聖姓甚名誰，也須知道。」通臂仙道：「老大聖姓孫名悟空，取經時又有個通俗之號叫做行者，又自稱齊天大聖。」小石猴道：「老大聖既姓孫，我也只得姓孫了。老大聖叫做孫悟空，我想‘悟空’二字乃是靈慧之稱，我一個頑蠢之人，如何敢希靈慧？只好在真實地上做功夫，莫若叫做個孫履真罷了。我又不做和尚去取經，這通俗之號也用他不著，不必起了。老大聖既自稱齊天大聖，我怎敢與老大聖比並，只好降一等叫做齊天小聖如何？」通臂仙聽了，哈哈笑道：「自起的姓名，倒也有些意思，只是此皆外面的皮毛，老大聖的性命作用，也須細心理會，方有真際。」小石猴道：「欲赤須近朱，欲黑須近墨，若要步武老大聖的芳規，必須親炙老大聖的風範。老大聖既成仙成佛，自在天地間，敢求老祖指示一個居止，待愚孫好去尋訪。」通臂仙道：「老大聖已證菩提，豈復與凡夫接見！」小石猴道：「仙佛若不與人接見，便與死了的一般，修他何用？」通臂仙道：「仙佛也不是不與人接見，只恨凡夫的根器淺，見他不得。你既有心要見老大聖，也是你返本還原的好念頭，只是一時因緣未到。且教你看一件東西，雖然不見老大聖，卻與親見老大聖也相去不遠了。」小石猴聽了歡喜不盡，跪在通臂仙面前拜了又拜道：「萬望老祖速速垂慈！」那通臂仙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引得這小石猴：

棒影當頭，喝聲震耳。

不知畢竟看什麼東西，有什麼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